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  
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  
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  
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黨史記所不  
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  
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  
之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  
中英家藏辛卯之歲某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今二  
十有九年矣偶閱元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市朝  
改易無復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  
信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撫迥別如此自

永樂移鼎儒臣附會以為 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  
嘗伏讀 御製閱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  
有過中原而不都蓋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周朕  
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  
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  
乏利亦久矣夫帝王所為與天地應 高皇帝之論  
蓋度越千古真有所謂配皇天祀上下自時中又  
之意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世俗所論建都者不  
同因特著於此

跋高麗圖經後

自燕薊淪於契丹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熙寧七年  
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 朝廷館餼賜予三節  
官吏神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蘓文忠公常以為言欲  
罷之而崇宣之際迺再使焉競充上節官為以書獻  
之又明年而青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  
接壤其執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略於待宋  
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永祐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  
猶事遠夷至建炎以後事執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雞  
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為迂謬真可咲也臨安去四明  
僅隔一浙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卻其使迄於

宋亡觀競之書頗欲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  
競也

###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  
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恭之以書世  
稱其精博然予以為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  
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  
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  
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秦之所辨烏鼠同穴數  
百言以為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烏鼠

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題隸釋後

丙辰歲予在南宮見關陝之士問前歲地震云往往數百里崩陷華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間碑石多摧碎園如鶩郊殆不可曉夫去古益遠古碑存者無什一矣况天地陵谷之異乎然則歐陽公趙德夫洪景伯所錄恐今不可復見也因鈔洪氏隸釋附記於此

跋何博士論後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缺二篇而符秦論頗有脫悞又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憤於

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此熙寧間徐僖蕭注熊本沈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為悔元符政和開邊之議復起馴致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題仕履重光冊

昔唐尚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七十去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尹序比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蓋愛慕之至以為不可及而歐陽公思穎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於強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崑天

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皆乞身於方艾之年  
恩詔有品服之褒廷臣有列剡之薦康強壽考放迹  
名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備載二先生致  
政始末而海內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寇箬溪顧  
公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與石翁為湖南社會志同道  
合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家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八座  
鄉少之列方翱翔天衢而褒美之猶不一而足嗟乎  
士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而後能不  
為爵祿之所羈縻以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  
非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題弘玄先生贊後

弘玄先生姓秦氏名雲字起和予姨母之夫也婁縣  
治吳淞江北而先妣家在江南姊姊同嫁縣城中往  
來尤親先妣早棄予少不復能記憶先生追道舊事  
問之家君始知其詳為之流涕家君與先生今年皆  
七十有六姨母長一年今皆康健而先妣之沒四十  
七年矣因書先生傳贊不勝悲感亦秦風渭陽之志  
也

跋夏氏世譜

某之先祖母承事郎女也年始五歲時隨祖母歸猶

記奉常公馮竹之堂及祖母讌會處而外曾祖母張夫人卒于余家頗有圖書遺留甲寅歲在安亭舍中為倭奴所略是年夏返縣城即奉常公次子大理之宅居焉始昌化君作族譜表兄士宜增修以示余俾余據其大畧著夏氏世譜一篇余初來居此宅老父猶尚記其堂寢少年時所經游處也今余書此譜於此堂不能無感矣祖母家諸孫與余方敦中表兄弟之誼而中書之玄孫禹功禹錫禹範皆從余游庶乎子孫之好世世不絕也

跋張心甫詩

詩與文一也詩特文之一體耳論詩自三百篇至蘓李建安而下以世代似也然常觀其時之文雅頌之作與典謨訓誥實相表裏言文者稱史漢而詩亦稱蘓李建安史自陳壽以下詩自建安以下萎荥不復振矣此非有所相待而俱為盛衰氣之使然也 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天地之氣渾完謂宜有開元之風雅元和之制述而一時慕尚乃若浸淫於八代之間而莫之或覺者韓子所謂搜春摘花卉以襲傷剽竊雖文章亦然靡靡之音識者憂之張君心甫年甚少而喜為詩往往多妙語其志欲追晉魏而上焉間

出一編以示予蓋其進未已也故予論詩之所以然而且為之防其流不知心甫以予之言為然否

書譙南遊卷後

某始計偕由滁州入彭城前年再登滁州山春初猶寒馬行山嶺上多積雪北風蕭蕭令人愴然有懷古之思宋太祖常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關太祖高皇帝從部元帥駐兵滁陽明年始渡江克采石取太平王業寔肇於此自少知誦歐陽公之記云百年之內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可謂千載同此慨矣因問所謂豐樂醉翁亭者俯視環滁之山彷彿

尚見太守醉而遊人歸也乙卯之歲通參張先生以譙南遊卷見示謬書其後

書少司馬熊公年譜後

少司馬熊公余試南宮時相識公既登第出知太倉州自後由佐郡陟按察副使在吳中者十二年以余少至城府特加禮敬及余登第公方治河徐充遇之於滕甚懽曰自吾聞君之得舉喜甚於已之得之也其見知愛如此明年余入覲公亦以陝西按察使入覲又見之京師及公在廣朝中士大夫皆念公之勤瘁比聞報捷而公訃亦至矣蓋公自筮仕吾吳中百



餘年不見兵猝有倭寇及公之歿終始兵間豈亦有命數也哉 天子贈公少司馬賜葬祭恩數隆矣公之子止舍君某以年譜見示載其行事日月具悉非所謂以死勤事者耶讀之不勝感歎云

### 題興都志後

興都志工部尚書顧璘奉進 聖旨以體例不合皇考妣聖蹟有國史實錄備載寶藏金匱有不當贅書者太倉潘德元為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此志後復進呈 上以手撥去禮部遂不敢刊行按志止宜載陵邸殿宇 獻皇事不當續書既得旨復

不能改宜見却也 獻皇在國尚書孫交甚見親禮宮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尚書家索之交宅並陽春臺即以臺偏地與之仍為築垣扉遠交第後上即位有中人言陽春臺地為孫尚書家所占

上曰此 皇考予之朕何敢奪 上之薦孝如此交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吏部右侍郎忤劉瑾改南京瑾誅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戶部賜玉帶麒麟服歸嘉靖初召還復謝病歸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謚恭僖贈少保蓋以舊恩也交有女 獻皇欲聘為世子妃交言王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欲納

王宮固謝之。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蓋以此自嫌其女遂不復嫁人而卒。然上終始厚待之也。潘君所聞如此。

先君云：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尚書有舊。正德時外祖家人至京師，孫夫人自呼入問死生及家事，為之出涕。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偶因潘別駕談及孫尚書事，思先君之言，并記之。

跋唐石臺道德經 開元二十七年

右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

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沒。知州軍事何纘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為社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在邢州開元寺。唐高宗淳化二年始自葱嶺而來，此經能滅衆惡業，廣利群生。及翻譯始末經序詳之。幢在西廡下，其西面剝落，故

書字與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計必此經初入中國未久寺建於開元當是開元書也

跋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幢 乾化五年

余既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開元寺又於寺後院見此幢題曰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之幢前有序而此無序前曰蜀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此曰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翻譯俱在永淳間而有此不同畧見序文此幢梁乾化五年葬僧大德而建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

月被弑再歲而末帝誅友珪自立復稱乾化三年四年唐莊宗取燕勢益疆會趙王鎔南寇邢州楊師厚搃之軍於漳水之東次年莊宗入魏梁晉夾河之戰方始邢州未能一日安枕而閻寶等尚能及此蓋自晉宋以來至於五季佛教日盛故雖兵戈倣擾之際其崇奉不一日廢也今天下承平而民間佛事乃益衰由此言之非必儒者能辭而闢之蓋其興廢亦有數也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大曆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

康陵丁丑之年大末方思道為沙河令碑已斷沒  
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鉄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為修復  
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于風霜烈日之中恐亦  
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  
其零落之餘尤足以為寶今此碑剝蝕猶少况以廣  
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為珍賞當倍他書矣

跋堯帝碑

大德元年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克國信  
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即今唐山縣亦無所據  
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

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非邢之唐  
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  
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  
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于大麓大麓在昭慶即今之  
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  
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  
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  
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  
邢者未之及豈非關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  
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

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跋商中宗廟碑 開寶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  
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內黃亳城鎮有中宗陵焉 朝  
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大戊皆居西亳今  
河南偃師也大戊子仲丁始遷傲而河亶甲乃居相  
故相有殷城即今內黃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  
諸帝獨河亶甲在內黃疑崩而葬此而中宗自居偃  
師後世特悞以河亶甲為大戊耳梁元襄周廣順二  
年進士為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王文康公以

其聞人不當佐外邑引以為秘書郎直史館後歷翰  
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  
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胚胎於此  
云

題太僕寺誌後

懷東顧先生 先帝時給事 內庭以言事忤 旨  
安置保安蓋擯棄者二十餘年性好讀書未嘗廢卷  
今天子即位召還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諸所建  
白每 上輒報可而寺無掌故乃以編摹之任屬之  
新建王君先生亦手自蒐輯幾成矣某昔為吏邢州

歸先聖文集  
是卷之三  
適典廐牧而其官實為太僕屬先生雅故親知不以  
公禮格也會入京賀萬壽事畢先生與王君檄留  
止郊外以其稿見示因為校定十數事而改官之命  
適下遂悉以其書還寺某方與校太僕誌而尋得官  
太僕若非偶然者雖然某向在邢馬官也尚不知馬  
今為太僕繫銜而已又烏能知馬事哉書凡先生與  
諸僚案之功而王君之勤也既梓成先生使來告令  
書姓名於其末云

書沈母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為沈母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

余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為姻家為予言母生平未  
嘗跛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凡禽鳥  
為人所不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恒滿於  
其前母輒仿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  
長子日就問學縣中次子日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  
而出共噐而食四十餘年不聞有間言子羽之言如  
此賢母之懿德益章章矣子羽又言沈氏遇僊人呂  
洞賓者蓋三世余以是知僊人之在天地間常乘雲  
氣千歲而不化也沈氏無求於仙而僊者即之其世  
德積善之所感有以哉傳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

母姓蔡氏上海沈露之妻年二十六而寡年五十有  
司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昔先君在邢嘗云著書所以垂世立教非有道者  
不能因言平生未嘗論著欲有所作以入賀而止  
每欲修宋史謂非獨其繁亂又多用誌狀碑文尤  
不足取信予雖不輕與人為文然復有不能辭者  
今子寧等所編緝雖多應世之文而平生大槩亦  
略見之又言歐陽永叔蘓氏兄弟不免純駁皆由  
欲編存之耳至如劉夢得所選柳子厚文尤不能  
無病蓋一時酬答或談論戲嘲雖有可觀並不足

錄夫喘息罄歎之不忘斯後人之意然君子愛人  
以德不可以姑息先君之意如以子寧等編緝先  
君之文雖不敢望前世之君子亦皆述先君遺意  
非妄自有所損益也若時所傳者多傳寫謬訛雜  
以他人之作讀者自能識之

隆慶壬申嘉平日男子寧謹識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十終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壽序

壽方御史序

嘉靖庚子九月戊戌侍御方君時鳴之誕辰也先十  
有一日侍御之孫元儒試南宮以禮經第一人薦既  
撤簾有以侍御之孫言者是時兩學士及京兆以下  
皆喜曰侍御之孫也與或又言侍御之子先是亦舉  
於鄉矣復相與歎息稱道不已侍御初與兄太常公



以同進士起家仕正德嘉靖之間為名御史彈舉不  
避豪貴風威凜然兩都為之側目既而以大禮議齟  
齟不合遷廣東僉憲投劾以歸於是優游林壑聲跡  
不及於 朝者餘一紀矣而 朝之士大夫猶知侍  
御如此其為侍御之孫喜者如此其不忘侍御者如  
此蓋自侍御去位後之為御史者難矣世運風俗翻  
覆推移之際非予之所能知顧獨喜侍御雖不遂於  
世而其子若孫駸駸乎向用足以推其志而行之也  
時崑之士同舉者七人而予亦濫廁其間皆與元儒  
同學相好茲又同年歸自南畿稱觴於堂而屬予執

筆序之夫侍御氣貌偉然稱天下壯健男子福德之  
遐學士薦紳談之者侈矣予故不論獨序元儒賓興  
京府一時士大夫之所傾意而侍御愛國之心托於  
其子若孫以施於世者如此云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寔官南曹  
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  
者為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為德是年冬十月日君之  
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為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于  
予予昔讀書萬峰山中萬峰蓋君之所以自號者其

山下瞰具區倚拔水際西南七十二峰矗立於蒼波  
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崇岡  
連被問之知其為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来者幾  
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與  
遊覽賦詩又稱觴為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仕  
宦者無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為君  
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能  
不為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僥  
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豈七然自  
謂已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代

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  
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  
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  
未必不落策安能與英俊為準格聞者多其知體歐  
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為懌立傳今君之於子行要為  
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為壽

###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六日山齋先生六十之誕辰先  
生既卻賀者或謂予先生之謙德宜爾也然而喜且  
賀者吾徒之情也可以抑而不宣一乎老子曰仁者

送人以言敢以言為賀可乎夫先生豈終老於山林者哉自先生之解組而歸今踰一紀閉門著書足跡不交官府每使者察郡縣問遺逸未嘗不以先生為舉首其名既以聞於天子熟於士大夫之口而不即用者豈其遇合之難抑將以老其材而有所大任於此也吾吳為東南一郡而崑山又郡之一邑然號為仕宦之邦嘉靖紀元以來先是毛文簡公以大宗伯迎天子於湖湘繼而玉峰朱公為大冢宰周康僖公為大司寇玉巖周公為少司寇蔡公為通政使莊渠魏公矯亭方公皆為太常柴公為京兆尹顧文

康公以文學掌內制進內閣至少保其他臺省法從之臣彬彬不可勝數既而諸公稍稍謝去今在朝者無一人焉先生康僖公之子也當公在位時先生官已至大理丞駸駸乎少列矣其後父子相繼而歸今存者先生之外三四人而已而以德望重於鄉邦者又不多見也山川靈淑之氣不為衰歇而盛衰消長之數則有然者易之剝曰不利有攸往其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復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剝之不利有攸往至上九而終復之朋來無咎以初九為始然天必以前之

終者為後之始故以碩果不食遺之由此言之則剥之上九即復之初九也先生於諸公間年甚少氣甚銳天其以是為不食之果乎先生之所存者在天下而予也鄉邦之人故其言如此然亦不獨為先生賀而已也

鴻臚序班吳君七十壽序

吾邑吳氏自相虞先生與其子大叅公相繼登科第以才猷著於一時至今子弟誦說不敢墮詩書之業鄉里稱之鴻臚君者大叅公之仲子也於是年躋七十以四月某日誕辰其子上舍子獻與其子姓稱觴

上壽予弟某偕其同好徵予文以為贈時屬海上之警又歲惡不入邑里蕭然而君家子弟不以菲廢禮能修承平故事以娛其親可尚矣予昔應貢廷試見君方待選天曹後試春官而君為鴻臚以此具知君在京師中事而少保顧文康公寔君之姑子也故君館于其邸而文康公友愛之如親昆弟每休暇與君對食飲不得君無以為歡君時試中書中格禮部上其卷有流言語聞從中罷之自是終文康世不得官其後乃官鴻臚以使事過家為御史所論同使十數人皆左降君得江西建昌府幕官久之解組以

歸自君在宰相家及為官所見 朝廷大興革大廢  
置二十年間變故多矣當其時以勢權相傾軋凌轢  
震厲驚動天下者今幾何時皆歸於烏有矣今君優  
游林壤回首思之向之所見赫然燁然者能不嗑然  
一笑也夫紛華馳騫為性之孽安靜恬愉得壽之理  
君昔在三千里外所與接者公卿宰相侍從之臣今  
不出戶庭數步之內田夫野老莫或識君之面孔子  
曰仁者壽仁者之所以壽者靜也君之壽自是知其  
遠矣世俗道薄婚姻再世不復相通君母夏夫人寔  
予祖母之姑予每見君君獨以舅氏尊行自處以是

識君之厚於其壽也幸得從子弟之末敢不為之致  
其辭乎

### 壽周封君八十序

周君子純以尚書秋官郎丁內艱還家既除服適封  
君八十之誕辰郡縣諸大夫鄉老皆往為壽有文序  
之者矣其稱封君年耄而康強祈黃耆而介景福於  
方來無窮也予何辭以加諸而其姻郡學生顧文載  
來言曰君以仲春吉日將入 朝前此所以遲遲者  
獨為封君之故不能謝諸鄉老大夫之意而封君之  
賢要亦不可以無述請更為序之予謂生辰為壽非

古也昔先王制禮以治天下凡為人子之所以事其親者無不備盡獨於今之禮若有缺焉然見於養老之政蓋所以致意者深矣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以警衆適東序釋奠於鄉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皆發咏焉退省之以孝養也故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於簡不帥教出征受成獻馘每入學必養老而外饗割烹酒正供酒犒人供食羅氏獻鳩伊耆氏供齒杖而遺人司門之屬靡不致其職事焉故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下迨于幽俗田野之間四代之際無遺年可知矣今世之禮存者惟

鄉飲酒耳固以名存而實亡則夫生辰為壽雖不出於古其有養老之意焉雖然世苟無其事可矣有其事常患於力不能致今力足以致之是子純之所以為孝也初子純為郡學生卓然已出群類人皆稱封君之能教及為進士調進賢令入為尚書郎清廉不苛所至皆有聲跡而封君隱約如布素時人又稱封君不獨能教其子以舉進士又能教其子以為官也昔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母即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不疑以此為漢名臣以其母之教也

今子純行且建功名于朝世之君子必將考論其所自者矣此前敘者之所未及故為著之云

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予少時有事金陵常經句曲之間觀其山川之勝其地有茅山自茅山而南連嶺疊嶂東出吳興之天目至羅浮以極於南海以金陵之形勢而不得此山雖紫巖天閣之迴合疑亦淺薄易盡而無以固東南之王氣由此而言龍盤虎踞之說亦得其近者也故道家以為洞天福地蓋雲陽氏始居之禹禪會稽後世傳禹穴焉古之得道者往往乘雲氣御飛龍於此茅

君最後出而山以此名其後葛玄葛洪許邁陶弘景楊義和之流世皆以為得道仙去雖其說恠迂非儒者之所道要之天地山川之氣神靈之所降集理固有然者按察使楊君 句曲人以進士歷今官致仕家居今年七十予友葛理卿介其鄉之縉紳諸先生使者來請祝壽之辭蓋予識其山川矣而獨恨不識其地之人觀此山之蜿蜒磅礴如昔時意其必有陳安世茅季偉之徒往來茅嶺洞室之間而無從得見之也理卿言先生以康強之年為大官駸駸乎嚮用而未已一旦謝去長往而不顧其貌豐腴而氣愈

盛其年殆未可量以予觀之非學道者不能也道書  
曰句曲地肺土良水清可以度世予亦將因理卿以  
從先生於此山之間先生之年壽方與茅君諸人等  
比區區人世之所云壽者夫何足以為祝乎是為序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上海潘公初以大司寇遷為御史大夫 上有老成  
端肅之褒凡所奏興革庶務輒賜報可會歲旱命察  
舉 京朝官奏上甘雨時至其明年天下官朝 覲  
京師公所舉劾案免者天下皆以為宜時公年始逾  
六十方嚮用而即告老以歸杜門讀書習導引御藥

餌以治氣養生為事今年公年七十伯子允哲登進  
士第先是仲子允端以進士為南職方而伯子於是  
受上蔡之命請於 朝得緩赴任之期還歸為公壽  
同年進士林樹德喬懋敬屬有光為序竊嘗屏居田  
里聞公之名久矣不敢以謏陋辭夫人生之所難得  
者壽考福祿然壽考福祿竊譬之猶物也人身猶車  
輿也壽考福祿世有之矣而載之實難故載勝於物  
則全物勝於載則傾世之多取不自足而以無德敗  
者相踵也公之一身無間出處人莫能以訾議之且  
履盛而即止以保懸車之榮而以厚德元老隱然稱



重於東海之上。二子濟美克享遐齡，豈不宜然哉。昔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子以為國器，其後稍疏斥，鬱鬱欲罷歸而不得也。疏氏父子為太子傅，乞骸骨歸，獨共具飲食，請族人賓客為放達而已。萬石君老於家，子孫皆為二千石，僅以孝謹稱於郡國，而三人者皆著於後世，以公今日視之，則今人誠有過於古人者。特世無子長孟堅之筆也。有光辱公子同榜之末，又以二君之請，僭為論公如此，且以為公萬年景福之祝云。

###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締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為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為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為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頓之鹽，烏保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瑤琨果布之珍。

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跼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為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為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道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

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饌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為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為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

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為稚矣殤子之歲月  
豈非垂老之時耶予畸窮於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  
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晢而豐頤美鬚髯  
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  
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  
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耆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黑自  
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  
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  
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即為壽前年先  
生猶為博士弟子激昂蹈厲諸少年莫敢摧其鋒雖

諸少年亦以為先生少故無為先生壽者今先生忽  
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其乃往為先生  
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噫予之先生  
未可以壽也予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為得其蘊  
每酒酣輒為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頤視傍若無  
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  
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 京師  
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前後呵擁其人白晢豐  
頤美鬚髯儼然子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  
子也張子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

雖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子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為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為先生壽必誦子之言矣

### 壽晉其大六十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感也愛而感焉而欲其生感也愛而不感焉而欲其生情也古蠲為饑是用孝享禴祀蒸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

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為人之所錫固以真寘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馬武王之壽文王之所錫也晉君年六十予之仲弟為君之子壻而君之子其以姨之子從予學皆來請予為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與君之子以君之子壽君君其

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某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為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某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有四方之志既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間遣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強壽考皆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為太平之不遇人而邇來屏跡荒江足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面君與予有連亦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便為六十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髡彼兩髦泛泛其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既勉強為某書之又為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壽頌夫人八十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 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 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 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 天子南巡湖湘恭視 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 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

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籍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踴躍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為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恒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况非常之寵渥重之以

康寧壽考乎初公為諭德有安人之誥為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

昭聖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

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纁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為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

惟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  
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  
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壽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序

上之四十年秋上海潘公以南大司寇入為御史大  
夫公敷歷外服至是一二年間特被顯任天下有以  
知上意之所簡注其歲冬十月某日公配曹夫人  
六十之誕辰於是海邑之士瞿君某等十有六人與  
公子允端俱赴試南宮遂將奉觴于公之堂而以夫  
人壽序見屬有光不敢辭惟昔周之盛時周公召公

與虢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相與弼成文  
武之業用致世于隆平實基本於周南召南天子諸  
侯相與成天下之化者如此其遠也而鵲巢之夫人  
豈即召公之配歟故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  
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鴈鳩乃可以配焉今天子敘  
彝倫以建皇極蓋嘗頌慈宮之訓于海內舉北  
郊親蠶之曠典內則順敘陰教修明始自椒寢至風  
被于田野之婦人况在位之臣莫不宜其有家濟濟  
肅雍漸濡于王化之深者宜乎今御史大夫之夫人  
為諸君子之所頌禱雖比古鵲巢之夫人其可以無

媿夫上之施澤于下至綦賤而止下之歸福於上至綦貴而止至治之隆而魚藻裳裳者華之詩作則萬物各得其所鳥獸魚鱉皆不夭其性故惠薦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於乃德殷乃引考則公卿大夫其永壽考可知矣天壽平格則君子偕老共事宗廟社稷可知矣故關雎之德王者之風也麟趾之應后妃之福也后妃之壽可知矣鵲巢之德諸侯之風也騶虞之應夫人之福也夫人之壽可知矣 國家比隆成周仁德下迨於鳥獸魚鱉則 天子享萬年之壽公卿皆元老耆造德降而聞鳴鳥其流澤及於其家此

錫極保極之明驗也豈獨二三鄉邦之慶固天下之慶云

頤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漕涇之楊為海上大族其子弟之賢俊者予徃徃于南宮識之夫人歸于崑山為中憲大夫桴齋頤先生之配中憲少貴官自禁林為御史督學京畿已而不得志出守邊郡罷歸日閉門讀書性簡伉少所當意獨於夫人為空去中憲之世於今二十餘年矣夫人三子皆非已出而今雍里方伯以壯年致政與仲季二君恂恂孝養子婦懽然無間如中憲在時而家勢



隆盛夫人自歸顧氏為婦為母四十年享其福祿榮華此亦生人之難者矣今年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夫人七十之誕辰雍里公兄弟與內外宗黨稱觴上壽以予辱在姻末俾得而序之夫三代王者之化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世可謂盛矣然其詩猶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言婦人秉志壹誠以事其夫夙興夜寐無有懈怠而所能得于其夫與否蓋不敢自必而係于命也太史公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于子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

之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故君子大受命而世之學者以為命非所言要以為所得為者而已不知充其所為以遂萬物之宜而全天地之性必至于命而後已命之所不至性之所不盡也以夫人之賢德而使如終風之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凱風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則順婦慈母之道亦不行矣君子之樂頌人賢也樂其得所也故予所以論夫人者雖有家富貴之常而實以為順婦慈母之道行也因以識古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義以為天下之道非一人之為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

所而王化成矣。君子之言性命者，蓋如此。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敬為夫人頌焉。

丘恭人七十壽序

丘恭人其考某省參政諱經之女。始丘公生三女，父母愛之，曰：吾女必皆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于長卒，皆予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為前廣東按察使司副使王公濟美之妻。丘公蓋與司馬質菴公同官御史。司馬憲副之從祖。丘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若雲間嬪于海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在南部，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

共其祿，養憲副受。誥勅遂有恭人之命。予家故與

王氏有連，知其家世為詳。自唐御史胸封之後，至分水明州而來。崑山司馬與憲副之祖某官兄弟同舉進士，自是科第蟬聯不絕。及憲副殂，謝之後，諸子皆彬彬鄉學。一誠以戊午復薦于鄉，蓋故家大族歷世久遠，枝葉扶疎，不能無旁落不齊之數。自恭人之歸，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稱丘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人年七十，諸子謀所以為壽。介縣學生孫君某來請頌禱之詞，予為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為丘公

以女子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享其福祿壽考至于今七十年丘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人丘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靚慈孝初及憲副至寡撫其前孤與其所出有鳴鳩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矣然則丘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娥方將續女維莘雖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為頌禱其可乎

壽朱母孫太孺人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濱為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迴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朝著躋膺仕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履期頤之福閭巷之老閨門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間以七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為其親七十壽者亦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况於富貴壽考兼之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之以進士起家為浮梁令之三年上計京師天子擢為尚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為賀者

又以此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  
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不越五百里畿  
甸之內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  
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為國  
而使之忘其私非人情也先王之制未嘗然也既富  
方穀必也有好于而家用其人之力而忍絕其私耶  
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內銜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  
之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違將毋先王所以恤之  
者至矣今海內為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宦輒所至  
窮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為國而不能於兩

得之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  
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膳  
羞被服宴飲之奉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為壽  
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仕於  
內外皆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葦裳裳  
者華之思矣以孝為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壽頌太孺人陸氏七十序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為榮其登進士服官受  
采以銜 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  
滿堂日為供具飲酒歡宴為榮此今之所誇以為富

貴者盡世俗以然。顧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子行之先君事武皇帝，為刑科給事中。是時佞寵盈朝，天子日從趙李之徒，不復御椒寢而前星未耀。公䟽論其事及今皇帝嗣服，首進八䟽以贊新治。其跡在史館，空有之。公之為給事也，先亦由進士為行人，蓋去君之時。今幾三十年，子行復起進士為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見其先人時事，有下淚者。而太孺人始事給事，給事為諸生，以及於貴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蓋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夫之貴，此其所以為尤異者。顧氏世家海上，公乃徙

崑山之南，千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浦之東西，而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為黃門，氣勢翕赫，終不少藉以陵轢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獨以舅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門戶矣。伯子子繩讀書入太學，而子行最少。兄弟恂恂友愛，無彼我之間。蓋太孺人之為教者如此。昔歐陽公為許氏園記，以為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海陵之人過之，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

爾不足以為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  
所謂駢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  
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  
一女為今進士沈君子善之配其外孫堯俞從予游  
以十月二十七日為其誕辰來徵予文為壽予為序  
之如此云

鄆陵梁太夫人八十壽序

鄆陵梁策對之與余同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而余  
於余太史之門最先識之對之為人誠薦不以一第  
自華方慨然有慕學之志余與之語間問大梁之故

余雖未能至而自羲黃以來帝王王侯至於汴宋之  
遺蹟宮闕陵寢園林池館之勝與夫名臣賢士之所  
聚皆若親履其處恨不得亟往以觀黃河之源而緬  
然思太古之世訪黃帝於具茨之山尋大隗之所存  
也梁氏世居鄆陵蓋本其國地以梁為姓云對之又  
時道其家世而稱其大母太夫人之行於古所稱孝  
婦無以異也在梁氏宜世載之初太夫人之夫梁隱  
君蚤亡遺孤四五人大者數歲小者二三歲牽衣裾  
相持終日嗷皆拊育之以至於長而養姑尤謹姑中  
歲瞽太夫人扶持不離左右姑非太夫人食不食而

姑未食太夫人不食也迨姑年九十而亡如一日當是時姑猶有他子與其先後而獨宜夫人豈非所謂孝婦者乎太夫人春秋高對之之尊府封君方怡然侍養蓋晚歲而見其家門光榮孫子褻然為王家楨唯梁氏之世德遠有厚積而發於是而太夫人孝行之報其又可誣哉會太夫人年八十對之將奉使過家為壽同年進士南城丘浙子東輩徵余文為贈而對之又自來請之勤勤惟恐其大母之行不彰於世也對之亦賢矣哉余故具著其所稱者俾大梁之人知太夫人之饗遐齡而膺厚福蓋有自矣

### 朱君同頤孺人雙壽序

朱君官於閩者三年壽六十而其內頤孺人先君一年生其子上舍某縣學生某欲為孺人六十壽而不敢先也遲之以俟今年而徵予為其夫婦雙壽序以致之於閩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為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飮必豐又徵其學士之文詞詩歌傾其國之人無不至者此固居於其鄉者之宜若夫仕則有王事焉且又不當以稱老固宜無及於此矣然古之君子在位而能宜其人民則百姓歌思而祝頌之不獨贊其令德愷悌必祈以壽考而黃

者眉壽之形容想見於車馬衣裘之間可謂盛矣由  
此言之仕而為壽尤宜也吳與東甌在三代時賓於  
蠻夷吳有太伯虞仲之風其後頗與中國之會盟至  
秦已為郡縣而閩懸隔東海元鼎間橫海樓船兩將  
軍軍出武林白沙石邪始建東粵迄今數千年俱為  
天子內地文物之盛無異鄒魯凡閩人之仕於吳與  
吳人之仕於閩猶東西州也君優游臺幕非有民社  
之責而妻子兄弟懽然以官為家歲時飲酒上壽如  
不出里閭之間豈不真可賀哉抑君之政事足以宜  
其人民而紀於閩之士大夫者閩之人皆知之無俟

於余言也獨惟君與孺人家世令族君為大冢宰王  
峯公之從弟孺人為侍御之子而太保文康公之從  
子弘治間吾邑毛文簡公與冢宰公相繼魁天下間  
二科而文康公又魁天下崑山小邑數年間掄魁繼  
出孝宗皇帝當宁嗟異至以吾邑里俗之識傳于  
宮中更歷兩朝三公皆位台鼎而冢宰以厚德元老  
至今巋然為鄉邦之望朱顧世為婚姻而其子弟之  
才俊與其女子之賢此尤足以誇於閩之人矣於是  
乎書

顧孺人六十壽序



歸先先生文集 書序 五十五 兩金堂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之居鄉自以為無所毀譽於人獨其所以是是非非者不可得而廢不惟當世之名公卿大夫至於言人之妻泰山之婦人亦與其門人私論而志之以為三代之民所以是是非非者如此夫豈獨春秋之義為然余少好觀古事嘗有意於考論其世而廢置草野無史官之任然時有慕於古之作者得因事立言以著其是是非非之跡是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庶幾他日有裨於史官顧孺人者太保文康公之女上舍朱君子求之配也上舍早世孺人守節垂四十年今

年六十里中士大夫徵予文為壽孺人以幼艾兢兢未亡人能保其身至於六十而為壽其亦可稱也已自予為童子讀書廬兗州家盧氏子弟數稱上舍之才俊不幸短折而趾美於其弟少宗伯而予之從祖母實孺人之姊故知文康公夫人之事為詳公起諸生官禁近三十餘年迨入內閣推封一品夫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凝然獨處言笑不聞文康公是以敬之如賓而孺人之資性髣髴如其母云由是言之女子以才智自見者要非其德之美若夫沉默簡重居適意之地如夫人之受多祉及所遭之不幸如孺人

之葆真全節其於坤道之順一也當文康在館閣孺人實依母氏居京師邸第親見夫人朝兩宮佐皇后親蚕宴錫繁褥備極榮寵宗伯方為黃門家勢隆貴而能以芬華盛麗之間獨全純白縞素之質於桃李艷陽之時凜然松栢歲寒之操視夫寒女窘婦生長淡泊之中無所見而能不亂者為猶難矣豈非余之所欲得而論之者哉孺人之嗣子某以孝謹稱能成孺人之志者因併書之

王氏壽宴序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

月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來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兩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賓為宴少長誥誥以獻以酌既醉既飫咸相謂以為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某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栢蒼然鬱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

歸先王... 卜集壽... 卷之...

聚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  
將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  
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為隱德君子碩人其  
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  
世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詒雖時移事易稍稍  
侵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  
於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間顧盼於興廢之際維  
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迺為碩人祝者前  
之詞則既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為重自五十以往始為壽每  
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為大事親朋相  
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  
不能者以為耻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  
字以稱道其盛考之前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  
知始於何時長老云行之數百年蓋至于今而益侈  
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  
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  
縣之人為其禮者尤以為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  
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

人生百年之內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叙事相感親朋聚會盃酒談說生平感今懷昔之意為多余與先生同里閭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遊不返旅殯蒼梧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僦從之携崎嶇萬里負骸骨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為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釋褐為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天子仁聖不忍加誅竄之懷遠夜郎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改官歷閩粵巴蜀荆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天子躬視獻陵

臬郡縣之官多以乏供致重辟先生時為湖廣僉憲獨免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十年之間榮辱利害之途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於玉山之陽有園池田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強絕無衰老之態追念自此以前真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奇偉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昔孝宗敬皇帝承累世熙洽之後益以深仁厚澤

一時人才登用皆有重德偉度歷三朝饗承平之福若吾錫山秦端敏公以弘治癸丑登第至嘉靖二十三年以壽考終位至一品自起家登朝著富貴五十餘年豈非盛世培養之厚抑人才之得於天者皆應其時若公之所稟與時合而致然歟天下之勢自厚而趨於薄如寒暑之易候有不覺其然者然推其故必有人以為之始者昔人論東漢梁統為時名臣獨以增重律法一言而天之報梁氏允慘真仁者之言哉余每慕前世盛德長者欲考其所設施如端敏公者方將就其家問其行事往往過其縣慨想其人

者又之今年余入覲還訪其孫汝立因得見公子二千石君其器度猶有前人風流蓋以歎盛德之世未艾也君用端敏公恩為都督府幕官陟守姚安謝事還承前人遺業以詩書教其子二子皆彬彬向於文學入其室而先公之典刑猶在用此言之則孝皇作人累葉承平之福豈獨其一時臣子饗之而又及其子孫者如此余門人朱某客於君所數道其賢汝立又好古與余往還於是君以甲子之初度秦氏內外之戚及邑之人往為君壽介某以來乞言余以是推本端敏公之三世蒙前代承平之澤子孫世饗之

源遠而流長也

壽陳封君偕華夫人序

考古五禮無為壽之禮先王于養老事親義甚備無為壽者為壽者祝其萬壽百年如詩所云無飲宴召賓客及為之文者况為之文不徒稱其年而已稱其有德及備福而著之又無是者然徒稱其年非所以為文也今開州守陳允升晉卿尊君號新安先生者其子起諸生不一年遂刺方州而先生與其子偕之任板輿就養覽觀衛之風土知子之足以辦吏治亟辭以歸于是先生與夫人同躋六袞先生之誕以四

月三十日而夫人後一月九日鄉里親戚見先生之榮歸又與其夫人偕壽開州雖遠在二千里外不能無岷岵之感然閉閣而思吾鄉里山川與先生夫人之享福而樂也亦足以自慰矣思吾鄉里親戚之登堂而賀者若而人又可以自慰矣先生婦與夫人道其子之為官尊榮而治辦又足以自慰矣夫如是雖父母與子相去二千里知其樂也晉卿之前母夫人蓋秀水令周君之女生晉卿甫三歲而棄晉卿晉卿育于外家父之先生娶今華夫人字之如所生子而晉卿事之亦如所生母先生無孝已曾參之顧益卜

築城隅闢圃植花菓卉木養禽鳥以為娛里中子弟多從之遊日與人彈琴歌咏以俟其子之長而為官而喜怒好惡一不拂其性于是可卜其長年知食其子之報未有已也先生之誕日余弟某來請余文余方治裝將有邢臺之役邢去所治州不遠又當有事大名見晉卿且道先生為壽之樂又足為晉卿慰矣是為序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久也已

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携之以行余時遇於彭城遂輟僦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蓋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內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論之進是時天子隆郊祀之禮子言殆所謂侍祠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為樂子言間迎至京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

其有子已又得 誥命推封既貴顯矣然子言在臺  
省爵有清望議者以為蘭臺秘閣之選頃以外補為  
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荊州過家  
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為序夫余知  
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  
為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  
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為不盛然能追祿養少矣已追  
祿養而至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  
海虞嚴學士敏卿為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強無恙  
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見

今以子言之年与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余以  
是知東樓翁之福祿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於文  
辭其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宋而  
上之為南咳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朽拙  
何能為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 葛封君六十壽序

占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  
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  
有所得以為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  
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為祿與位庸



夫鄙人之所待以為榮也。賢者道彌於中而裸之以  
藝無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  
公之言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使為子者有所得以歸  
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具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為  
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  
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葛君理鄉  
辭其親試京師有司竒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  
上第所謂彌於中而裸於外者矣。國家之制進士  
釋褐觀政諸曹其祿秩比七品可謂有祿與位矣。君  
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

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  
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為有所加獨  
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為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  
所激而發使遇虛潛翁父子其於為人父母與為人  
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  
月來歸至某月日為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  
人趙君元和張君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  
南宮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為虛潛翁壽余謂如翁  
者韓退之王介甫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  
賀矣。

壽柳州計先生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為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又不得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為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為進士者皆以柳子為師其承子厚指授為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

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為山川愈益增重惜乎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先生厚庵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若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最即掛冠歸其鄉構一亭日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為柳人所稱余不見先生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

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  
鴈之感諸生某某為之遙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  
余文乏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  
不無媿云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宛陵進士朱應秀一松其先君二峯先生嘉靖十三  
年歲貢時朝廷行選貢法故先生以壯年預選蓋  
未及廷試而卒遺夫人與稚子九歲至始孩者四  
人夫人方二十九年不御膏沐矢志自衛有栢舟之  
操撫抱諸孤長育成就有凱風之勛蓋又三十有一

年應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夫人於是年六十矣  
應秀與余既同第又同冬官試政每相見若有所欲  
言而不能者久之乃以母氏之壽為請夫應秀之為  
進士也其亦有所自得乎其有所不能自釋者乎此  
為士自初束脩為其父母即望其顯榮應秀今已得  
之足以慰母氏之志夫豈有不自得者乎夫人父母  
無恙生有膏澤之潤而行乎夷坦之塗一日而得富  
貴宜無不自得者獨應秀思先人之蚤世母氏之劬  
勞詩曰風雨淒淒鷄鳴喈喈又曰風雨如晦鷄鳴不  
已更前之所歷戚戚有動於中此其所以不能釋然

也而罔極之德何以報之是以汲汲欲為夫人之壽  
又思得為古文辭者傳述之人見應秀之於此類若  
自得者不知其求以解其不能釋然之懷者如此自  
此而往應秀之仕日顯夫人之壽日增而不能釋然  
之懷當日甚吾未知能有以解應秀者姑謂世俗之  
望其顯榮者今得之或可以慰夫人而已矣

李氏榮壽詩序

余讀王制觀虞夏商周養老燕饗食之禮年紀之次  
及深衣燕衣縞衣玄衣之制何其備也至天子於太  
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其隆重

如此故曰三代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年之貴於天  
下久矣然而無為壽者豳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  
萬壽無疆自此而詩之稱壽不一顧亦相祝頌之詞  
如史之所稱為壽者云耳非以年之每進一紀為燕  
會以為壽也迨後世壽節慶賀始於朝廷而及於公  
卿然為文以稱其壽者亦無之余嘗謂今之為壽者  
蓋不過謂其生於世幾何年耳又或徃徃槩其生平  
而書之或又類於家狀其非古不足法也余居鄉見  
吾郡風俗大率於五禮多濶畧而於壽誕獨重其禮  
而又多謁請文辭以誇大之以為異俗侈靡特如此

而至京師則尤有甚焉而余同年進士天下之士皆會於此至其俗皆然雖余之拙於辭諸公謬以為能而請之不置凡為之者數十篇而余終以為非古不足法也雖然亦以為慰人子之情始可矣歲九月余以選當外補最後同年魏郡李某子復復以二親之壽為請蓋諸公之為之詩者多矣余獨為其詩序於其尊君與太孺人之潛德懿行故未暇論尊君州學生積學久次將貢京師年六十太孺人年五十九子復哀所得詩聯為卷因郵致之於其家云

贈通政立齋王先生序

士大夫致身於朝所當得為者人臣之事富貴壽考皆命也盡性而已命何與焉雖然有可以盡其人臣之事者非富貴壽考有所不能故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考明君子非無疆之壽無以行其愷弟而為邦家之光也然則富貴壽考命也亦所以盡性也故古之君子不禦福然非有求焉在之急于徼福者其所為常違人臣之道而不知夫福之來也不驟若行千里之塗優游容與累日不止而其至之不覺然且求得于旦暮之間馳騫而無所極其力既已不勝矣此爵祿榮名所以多患害而失養性命之原也今

天子御極改元之明年策士於廷立齋王先生與今少傅華亭徐公十數人者年最少徐君及第入史館餘多在清華之選而先生為大行稍遷郎署出為湖廣僉憲陞參議得賜歸養居田里者久之同進者多至公卿先生始以少參入朝而徐公已在內閣矣于一再遷有南京通政之命尋以外艱歸至是服闋待命于家其歲冬十有一月既望先生六十初度之辰也里中士徵言于予以為先生壽予惟先生徇翔仕路四十餘年若無意于進者而今亦以躋鄉少之列獨以登科之早見謂淹滯然可以知其紆徐不驟

而富貴壽考將來所受之大也初先生為冬官屬魏恭簡公為祭酒居京師數稱其能守法及官楚以寬靖任職丙申之歲先生以僉憲上計天曹予時計偕附其舟行得朝夕見見先生孱然儒者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略無矜氣與態色焉及入部試一吏持几隨其後踰時而出考功嘆其文以為非有養者不能以予之得于先生者如此為不可及矣而後知夫恬愉安靜者一時若為遲鈍要之于久回視夫翕然取一時之快者相去遠矣先生同進今自徐公以下落落可數而淪沒者不知其幾殆隆冬窮歲百卉畧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盡而長松巨栢方有參天之勢蓋上將倚先生為卿  
輔予故以人臣之事頌之焉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